



宋詞別集叢刊



〔宋〕

壽著

山

詞

鍾振振校注

唐圭璋題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責任編輯 曹光甫

宋詞別集叢刊

東山詞

〔宋〕賀鑄著

鍾振振校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插頁7 印張 18.75 字數 395,000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,000

ISBN 7-5325-0118-3

I·23 定價：7.90 元



宋詞別集叢刊



賀 鑄

〔清〕任熊作

宋

東山詞序

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爲者，  
而工不待雕琢而進者，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  
之道也。世之言雄兒、虓武者，莫如劉季真。是  
兩人者，豈有兒女子之情哉？至其過故鄉，  
慨別美人而涕泣，情發於言，流爲歌詞，令人  
婉聞者動心焉。

之哉？真寄其意耳。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，  
府之辭，婉絕一世。携一編示予，大抵倚聲而爲  
之辭，皆可歌也。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

賀方回詞卷第一

羅敷歌

五首

古名得來子



高樓簾捲秋風緊。日送斜陽。茶枕道香。今夜還如昨夜長。玉人望月銷凝處。處在兩廂。幸掩蘭堂。惟有紗燈伴獨床。



河陽官罷文園病。觸緒蕭蕭。屏燈留連。喜見清蟾似舊圓。人生聚散浮雲裏。回首明年。何處樽前。悵望星河共一天。

三

北京圖書館藏知不足齋鈔本《賀方回詞》書影

# 前言

北宋著名詞人賀鑄（一〇五二——一一二五），字方回，號慶湖遺老，衛州共城（今河南輝縣）人，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。

賀家五世擔任武職，方回本人的形相和性情亦頗威武豪放。他「儀觀甚偉，如羽人劍客」，「貌奇醜，色青黑而有英氣」，為人「豪爽精悍」，「少時俠氣蓋一座，馳馬走狗，飲酒如長鯨」。其仕宦生涯，也從武弁開始。然而，他並不純粹是一介起起武夫，「始七齡」即學詩，後來更「書無所不讀」，暇時「俯首北窗下，作牛毛小楷，雖黃不去手，反如寒苦一書生」，終至「老於文學，泛觀古今，詞章議論，迥出流輩」，因而得到李清臣、蘇軾等的推薦，改入文階。

他既才兼文武，又有着較出色的宦績，「在筦庫，常手自會計，其於室罅漏逆姦欺無遺察；治戎器，堅利為諸路第一；為巡檢，日夜行所部，歲裁一再過家，盜不得發；攝臨城令，三日決滯獄數百，邑人駭歎；監兩郡，狡吏不得措其私。」但由於秉性剛直，「遇貴勢不肯為從諛」，雖貴要權傾一時，小不中意，極口詆無遺詞，故爾一生屈居下僚，止做到泗州、太平州通判，



「用不極其才以老」<sup>〔三〕</sup>。晚年退居吳下，閉門讀書校勘，卒於常州，享年七十四歲。<sup>〔四〕</sup> 他是封建時代一位正直的士大夫，具有愛國主義思想，面對當時西夏奴隸主政權的軍事侵略，力主抗戰，反對妥協。他比較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，夏季酷暑，自己病肺瘡喉，却還記掛「農夫信無罪，觸熱正驅蝗」<sup>〔五〕</sup>；他看不慣地主政權的橫徵暴斂，曾代被災的農民呼籲：「少緩麥租期，庶將秋稼補。輸入太倉中，蕃肥任黃鼠！」<sup>〔六〕</sup>並譏諷那些不懂稼穡、但知盤剝的封建官吏：「駕犁豈知耕？布穀不入田。大農坐官府，百吏飽窮年。」<sup>〔七〕</sup>他的筆鋒甚且直指昏黯的封建官僚機構：「鼠目獐頭登要地，雞鳴狗盜策奇功！」<sup>〔八〕</sup>他不是新黨，沒有參加王安石變法運動，但當元祐更化、舊黨復辟，新黨中的投機份子紛紛倒戈詆譏已經逝世的王安石時，他却毅然作詩悼念這位「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」<sup>〔九〕</sup>，至有「長望西州淚滿巾」<sup>〔十〕</sup>之句<sup>〔十一〕</sup>，表現出磊落的政治品質。

他名列宋史文苑傳，一生藏書萬卷，手自校勘，既精且勤，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保存和董理，厥功甚偉；更工於詩詞，撰有慶湖遺老詩集、東山寓聲樂府，以自己的辛勤創作，為祖國的文學寶庫增添了瑰麗的光彩。

賀鑄的詩固然當世即播在人口，「雖坡谷亦深嘉屢歎」<sup>〔十二〕</sup>，但唐音恢宏，後難為繼，有宋一

代的夏夏獨造實在於詞，他主要是以詞而彪炳文壇的。其辭世之日，留下詞作凡五百餘篇，經過八百多年的星移物換，今尚存二百八十六闋（含殘篇斷句），數量之夥，僅次於蘇軾而居北宋之亞。

賀詞題材頗為廣泛，思想內容也較充實。

其壓卷之作，非六州歌頭莫屬。詞中追憶少時的豪俠，一吐當前西夏入侵，民族多難，身為甲士，却因妥協派當朝而無路請纓的滿腔忠憤，聲情激越，曲調悲涼，千載下猶生氣凜凜。靖康之前能與南宋抗手的愛國詞作，實僅此與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二篇而已。

行路難，將進酒是習用的樂府古題，漢魏以還作者甚衆，李白四首最為傳誦。而賀鑄竟能轉用詞體出新，抒寫自己懷才不遇，藉酒澆愁的精神痛苦，表示自己憤世嫉俗，誓與齷齪官場分袂的決心，這在詞林中也算得上別開生面。

擣練子組詞繼承了唐詩及燉煌民間詞的優良傳統，借擣衣寄遠傾訴思婦征夫的哀怨，從側面暴露封建兵役制度給人民帶來的苦難，頗得風人之旨，也是宋詞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。

北宋積貧積弱，國勢遠遜漢唐，而統治階級却宴安鴆毒，殊不以六朝為鑒，臺城游一篇蓋為此而發。它拈出陳後主故事，寄寓國亡於奢的深刻歷史教訓，結拍更引小杜泊秦淮詩針砭世局，用心與王介甫桂枝香詞正同。藝術上亦與王作工力悉敵，在宋代金陵懷古詞中，可共周邦

彦西河詞鼎足而三。

詞而芳心苦是一首詠物詞，通篇詠荷，却於花的形態不着點墨，而專力渲染她不與春芳爭妍以取媚東君的高潔品質，及其無人賞識、自開自落的不幸遭遇。騷情雅意，寄興無端，儼然有作者之精神與人格在，是學屈子橘頌而得其神髓者。

陌上郎一詞，替封建時代的婦女控訴那些喜新厭舊的男子，要求他們以小兒女爲念，在婦女和兒童問題上表現出人道主義精神，亦有一定的社會意義。

還有哀感頑豔的半死桐，與東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堪稱宋代悼亡詞中的雙璧。蘇詞迷離恍惚，蕩氣迴腸，藝術境界差勝；而賀詞末云「空牀卧聽南窗雨，誰復挑燈夜補衣」，見出夫妻感情建築在同甘共苦的基礎上，思想格調較高。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却輸梅一段香！

佳作尚有許多，未能備舉。當然，受詞壇積習和社會風氣的影響，他也寫過一些宴飲冶游之作乃至頌聖的諛詞，凡此則不足爲訓。

賀鑄既以貴族血統而顛躓潦倒，武弁出身而博學好文，又面目醜陋而心地善良，性格豪放而情思綿邈，這坎坷的身世、複雜的個性，決定了他詞作題材的不拘一隅，也決定了他詞作藝術

風格的五彩斑斕。張耒譽爲「盛麗如游金、張之堂，而妖冶如攬嬋、施之祛，幽潔如屈、宋，悲壯如蘇、李」(1107)，可謂知言。

賀詞在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法上也頗多獨到之處。

他精通音律，擅長以密集回環的韻位、抑揚錯綜的韻聲來突出作品的節奏感和音樂美。如感皇恩、下水船、金鳳鉤、尉遲盃、六么令諸調之添叶多韻，六州、水調二歌頭、更漏子令、減蘭諸調之平仄通叶，皆是其例。尤其六州歌頭，三十九句押三十四韻，聲該陰陽平上去，句短韻密，急管繁絃，真如天風雷雨飄然而至，海瀑江濤倏忽以起。龍榆生先生謂賀氏「在東坡、美成間特能自開戶牖，有兩派之長而無其短」(111)，這如果是指賀詞能兼顧豪放與協律兩端，雖作壯詞亦不墮音樂聲韻之道的話，我們應該承認，他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善於融化前人成句如自己出，是賀詞又一大特色。將進酒、行路難可爲代表。二篇四十四句中，用前人語竟達二十二句之多，分別取材於詩經、楚辭、兩漢書、文選、陶集、唐詩；時代由春秋戰國、漢魏六朝而盛中晚唐；文體兼詩賦、尺牘、傳記、謠諺；書類括經、史、集；方法或正用，或反用，或整用，或嵌用，或化用，或添字，或減字，或換字；信手拈來，融會貫通，真有鬼斧神工之妙。雖多用別人之言語而處處傳達自己之心聲，雜糅歷代諸家各類典籍不同文體而渾然不可鑄，無真實性情，廣博學識，奇傑才華，安能辦此？趙聞禮評曰：「是亦集句之義，然其間

語意聯屬，飄飄然有豪縱高舉之氣。酒酣耳熱，浩歌數過，亦一快也！〔三〕拳拳服膺，溢於言表，算得上賀氏知音。

張炎於賀鑄獨許其「善鍊字面」〔二〕，殊不知他更善鍊意，王灼謂「語意精新，用心甚苦」是也。〔三〕。僅舉其寫「愁」一例，看他翻出多少花樣！在他筆下，愁有長度，可以引伸〔四〕；有面積，會得蔓延〔五〕；有體積，堪入斗量〔六〕；有重量，好付船載〔七〕；有顏色，能殼抹在紙上〔八〕。一種抽象的情感，竟被詞人寫得觸目可見，垂手可捫，怎不令人擊節？至如橫塘路連設三喻，以「一川煙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」比愁之多且久，愈發妙不可階，無怪一時歎服，人稱「賀梅子」，連黃庭堅也說「解道江南斷腸句，祇今惟有賀方回」了〔九〕。

平心而論，詞人在藝術上總不能盡善盡美。他有些作品辭采過於禮麗，俳句過多，顯得雕琢、凝滯；有些典故用得太濫，頗嫌重複。但這畢竟是大醇小疵，不影響他的主要成就。

在宋詞發展史上，賀鑄是個值得重視的人物。

自晚唐以迄北宋，詞壇向來是婉約派的一統天下，雖有蘇軾舉起豪放大旗，無奈積重難返，就連他的得意門生秦觀也不肯羸糧景從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賀鑄以其創作實踐為東坡羽翼，就非

常難能可貴。儘管其豪放詞數量還嫌單薄，但質量之高，對南宋豪放派的啟迪則不容低估。蘇軾之「放」，多屬曠放，其愛國詞壯而不悲，真正具備辛派悲壯氣質的愛國詞，實肇源於賀鑄六州歌頭。由方回此詞，經岳飛滿江紅、張元幹賀新郎、張孝祥六州歌頭而到達辛棄疾，兩宋愛國詞的嬗遞之迹，大略可見。至若李綱之曾次韻其六么、令金陵懷古，辛詞一枝花醉中戲作「千丈擎天手，萬卷懸河口」句之從其「縛虎手，懸河口」句出，岳珂祝英臺近北固亭「歷歷數，西州更點」句之用其天門謠成句，則更明白地透露出南宋豪放派學習賀鑄的消息。夏敬觀曰：「細讀東山詞，知其爲稼軒所師也。世但知蘇辛爲一派，不知方回，亦不知稼軒。」〔三〕這話是很有見地的。

再就婉約系統而言。婉約派自溫韋始，辭采就有穠密、疏淡之分。西蜀多宗庭筠，南唐稍近端己。北宋衍波南唐，柳永、張先、晏殊、歐陽修、秦觀諸家皆傾向於清麗疏朗，晏幾道、周邦彥則界乎溫韋之間，惟賀鑄婉約之作筆端驅使溫、李（商隱）、濃墨重彩，獨步飛卿後塵。至南宋格律派兩大家，姜夔清峭，吳文英麗密，雙峰對峙，二水分流，仍是溫韋並轡格局的延伸。「他日四明工琢句，瓣香應自慶湖來」〔三〕，在穠密一派由溫飛卿向吳夢窗的演進過程中，賀鑄顯然是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。

對於詞調的繁衍，賀氏也有不少貢獻。集中薄倖、海月謠、怨三三、醉春風、石州引、小梅花、

平韻天香及憶秦娥、仄韻吳音子等十數調，皆前人所無；獻金盃、望湘人、元令諸調，詞譜注明宋人祇此一首；蕙清風、定情曲、攤破木蘭花等甚爲詞譜失收。其中多數當是他的自度曲或新翻譜。

賀鑄憑藉自己的創作成績，在詞苑贏得了很高的聲譽，當世即與晏幾道、秦觀、周邦彥齊名。宋釋惠洪贊其「吐語皆蟬蛻塵埃之表」<sup>〔三〕</sup>，王灼言「世間有離騷，惟賀方回……時時得之」<sup>〔四〕</sup>。清陳廷焯則曰：「方回筆墨之妙，真乃一片化工，離騷耶？七發耶？樂府耶？杜詩耶？吾烏乎測其所至。」<sup>〔五〕</sup>況周頤亦謂東山詞「極厚」，「信能得其神似，進而窺蘇辛堂奧何難矣！」<sup>〔六〕</sup>近人吳梅先生仍稱其「得力於風雅而出之以變化，故能具綺羅之麗而復得山澤之清」<sup>〔七〕</sup>。雖不無褒獎過當之處，而賀詞之膾炙人口，於此猶可略見一斑。

最後交代一下本書的整理情況。

今存賀詞版本，其源大致有二。一爲殘宋刊本東山詞，僅存卷上一〇九首。一爲清鮑廷博知不足齋鈔本賀方回詞，凡二卷一四四首，與前本複者八首。其餘各本皆從此二源出，或加輯佚若干而已。由於宋本頗有畫缺，鮑鈔本亦多訛錯，故後出各本每見改動。其中彊邨叢書本晚出較善，至輯佚則全宋詞最號完備精審。因此，本編前三卷即以彊邨叢書本爲底本，第四卷

「補遺」改用全宋詞本（刪去誤收斷句一，補入筆者新發現之斷句二、殘篇一），而依宋本統一名曰東山詞。

本書的校勘工作，除用上述兩種祖本覆按外，又參校以亦園刊本東山詞、八千卷樓藏眼雲精舍鈔王迪本東山寓聲樂府、丹鉛精舍影鈔本賀方回詞、四印齋刊本東山寓聲樂府、藝風堂鈔本東山寓聲樂府等善本、通行本。若干篇目的校理，還利用了自宋迄清的二十幾部古籍。就中宋金人著作居多，包括別集（如姑溪居士文集）、選本（如樂府雅詞等）、詩話（如若溪漁隱叢話等）、詞話（如碧雞漫志）、方志（如咸淳毘陵志）、類書（如全芳備祖等）、筆記（如侯鯖錄等）都十數種，凡筆者所曾寓目，略無遺棄。明、清兩代，則僅選用了永樂大典、花草粹編、詞律、詞綜、歷代詩餘、詞譜等較有參考價值的幾種。明以前典籍所見異文，其所據版本或在上述二祖本之外，足資比勘。清以下各本異文，多屬傳寫之譌或臆改祖本，此類校記中即徑言曰「不足據」。至各本不辭及失律處，則直陳其誤。

附錄種種，東山詞殘目存目、版本考及年譜簡編等爲筆者自撰，其餘均係輯錄。傳記資料凡出宋元人著述者，以其時代距詞人爲近，故詳加採錄；明清典籍所載，僅擇其可補宋元之遺者，因襲文字概從減省。

導師唐圭璋先生以年過八旬之高龄，精心指導筆者編撰此書，並親爲題簽；上海古籍出版



社編輯同志認真審閱，提出了一些寶貴意見。謹表謝忱。

本編吸收了夏承燾先生、李維新同志的若干研究成果〔四〕，又承葛渭君先生彙錄其所藏夏敬觀先生手批賀鑄詞見貺，北京圖書館的同志幫助製作了宋刊本東山詞的書影，在此一併致意。

筆者學植淺薄，才力貧弱，災梨禍棗，不能無愧。疏漏和失誤之處，敬祈讀者方家教正。

鍾振振

一九八一年初稿

一九八五年定稿

於南京師範大學

注：

〔一〕 宋程俱 賀方回詩集序。

〔二〕 宋陸游 老學庵筆記卷八。